

四庫全書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九

宋 時瀾 撰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太甲既克終允德伊尹復辟以冕服奉嗣王復于亳即君位乃作書曰民茍非君則不能相匡以生君茍

非民亦何以君萬方言君民之勢不可一日相無也桐宮之遷豈得已哉賴天之靈克終允德乃皇天之眷佑黙俾之實萬世無疆之休味此數語伊尹痛定之辭也使太甲終於不變尹將若何既克終矣喜慰如何哉實云者尹之心可想矣然太甲始改過伊尹即許其克終厥德何哉蓋太甲居桐動心忍性自怨自艾之深必知其能終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類欲敗度縱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太甲既悔乃知前日之非拜手稽首曰我小子初以不明于德自至不善欲至於敗度縱至於敗禮以速召其罪戾于厥躬觀此數語非自怨自艾之深乎自常人論之桐宮之放怨心必生今太甲乃知凡其不類無非自底前日所見度若敗吾欲者禮若敗吾縱者今日所見乃欲之敗度縱之敗禮也人至改悔所

見莫不的切自為此語非灼然有見者不能太甲之病正在不明至於自咎亦謂不明于德孔子序書以不明冠之篇首察知其原也方太甲不明之初視欲與縱為安泰恬愉之地視度與禮若荆棘束縛然既明矣乃知度與禮自有安泰恬愉之實而欲與縱乃荆棘也以速戾者見欲縱之為戾急也天作孽猶可違避如水火之災人得而逃之至於身所自作則身自被害一身之間何所逃哉既往背師保之訓至圖

惟厥終見太甲望伊尹扶持之切當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之不聽及太甲既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不言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見太甲之克終乃欽而重之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於太甲已為之工夫從而大之也允德誠然之德也太甲既已克終允德則允德在太甲矣但未知協于下耳伊尹從而使之協于下蓋推之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伊尹又恐太甲用工迫切故舉先王之事以優游勸諭之也太甲之心既明已知所以用工矣故告之之意溫然如春蓋彼之善端既發必將涵養而成之優游漸漬使其自有所推廣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伊尹又訓太甲以日新之功蓋始悔乍明其力尚淺慮其或觧也當太甲幼沖之初伊訓之書懼其未能有所立也則使之於親而立其愛於長而立其敬既立之後則已知有愛敬矣於此使之思孝思恭思者日加省察之謂也未知立愛立敬雖欲思而無致思之地敬愛既立則思省前日之所立者也故立與思相應而有先後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明與聰本然之有也惟視遠聽德然後為本然之聦明人能視而不

能視遠有物以蔽之也物不能蔽則本然之明見矣人能聽而不能聽德有物以雜之也物不能雜則本然之聰見矣此皆太甲之所已用工伊尹又從而廣之也聖人之言未嘗偏倚奉先思孝至聽德惟聰辭氣與進戒之言異太甲已有見於實然之理故伊尹明孝恭之本心指聰明之本體示之以用工之地也能此則朕亦承王之休美無厭斁之心矣聖賢變化人主先後緩急各有次序當急而緩則視以為常當

緩而急則激而不顧此伊尹作成中主變移氣質之妙也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上篇規諫其病舉先王之道以為規摹中篇悔過之初言先王子惠之德以涵養其心終篇已知道矣申告之以為君之次序上篇之辭甚嚴中篇和緩終篇復嚴正如醫者之治疾方疾未去則用猛藥以攻之疾既去則用平藥以補之本根稍固恐其餘毒未盡

故復用猛藥伊尹之訓太甲此轉甚力工夫之深盡在此篇蓋量其可言而後言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

申者重複之意也嗚呼不輕其言也皇天本無私親能敬者則親之敬者天之理也民心本無常懷有仁者則懷之仁者民之心也鬼神亦無常享惟誠則享

之誠者鬼神之德也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當天位所以艱也德惟治德者即所謂敬仁誠也總之於己則謂之德見之於外則有三者之異有德則治出治則入亂治亂之定理也三代以前證驗甚明三代以後不知本原故不知所謂德然亦有暗合於德者亦庶可為治如漢高之寛大光武之柔道是也但習之不著行之不察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所謂道謂同此理也迹不必同所謂事蓋不出此數事而已出治則有道為亂者皆事也堯舜三代因時制宜或損或益豈能盡同而為君之道如出一軌桀紂秦始皇隋煬帝之徒雖各有為亂而聲色奢侈拒諫蔽賢等事無以大相異也與治同道無有不興與亂同事無有不亡必當終始謹其所與乃惟明明之

后所謂與乃是幾微處意之所向也一毫不謹亂亡自此出大抵心之所喜即厥與之所分也如見紛華而有悦之之心則所與在於亂矣故與者治亂之初也治亂之分差於毫釐用心正則所與在治用心有毫釐不正則所與即入於亂惟終始常持此心則謂之明明后以其明明則能見治亂之機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兹哉

告太甲以用工之地也使太甲但聞明明之説將於何而用工蓋明明生於懋敬敬則此心存存則視之而見聽之而聞此便是明不敬則此心不存不存則反是此則謂之不明克配上帝與天相似者敬即天之理也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言庶幾監視此理亦懋敬其德哉人心放則昏敬則存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自此乃晝一之戒也方太甲在桐宮之時悔甚鋭見

甚力伊尹恐其勇於進躐等而不循序故告之以自下自邇之說使太甲知下學而上達道在邇而不可求諸遠然後以次而進蓋灑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理禮樂刑政即道心惟微之理家人婦子即治國平天下之理教其於實地而用工也太甲既有見於道忽略之意易以生可不知至高至遠之理實出於至下至近之際乎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所謂輕非不顧之謂所謂安非安佚之謂難與危太甲初悔之心也伊尹恐太甲既已用力謂民事為已知輕而視之惟難者難之之意終不可忘也圖終之餘謂君位已可安泰然居之惟危者危之之意終不可忘也欲接民事惟有難而已欲居君位惟有危而已無輕無安防其心也惟難惟危明其理也慎終于始言欲終之善必謹於始今正謹始之時也太甲怨艾方新豈有輕民事安厥位之意聖賢不已之工夫

其儆戒固如此輕者非謂太甲遂輕慢民事慮其既明慮民事以為有餘而忘崇敬之意也安者非謂太甲遂安肆厥位慮其既明泰然安定而失省察之機也况惟艱惟危堯舜以来萬世為君者之心不可少釋太甲而可不知乎方其不明病在欲縱及其既悔則已知義理之味知之則將視以為常此心止而不運輕與安之所自出也輕之則將果難安之則將果危其何以終乎悔過之初言克終允德是伊尹已保

太甲之克終矣此又戒之以謹終當如始蓋使之終不忘夫自怨自艾之時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逆耳之言不可謂其不順即以為非必當求諸道遜志之言不可謂其遜順即以為是必當求諸非道太甲既有見之後此理當曉然矣而伊尹不忘戒者蓋人之血氣有時或蔽如孔子言六十而耳順意其前乎六十於逆順中不能無蔽故耳順之年方知逆順

之言合道與否求者用力之地也且逆耳之言亦有不合理者要之合者多不合者少故於道之中求之遜志之言亦有合理者要之合者少不合者多故於非道之中求之曰求者逆耳多是而未必俱是遜志多非而未必俱非各於其多者求之求之而後可決不特執我之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又嘆而言天下之事不先思慮何為而有所獲

既慮之後若不能為又何由而有所成慮之說太甲已悔而得者也為之說太甲其可不課日而用工乎謂前日之克終允德蓋思慮而得之今日不為則復不成矣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元者善之長貞之意甚大不止於正也伊尹言元良而未說所以元良蓋隱而未發使之自覺耳至是將告歸先露咸有一德一篇之意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

休
人君聽言豈不欲遠辯言然偽言似正者有不自覺故深戒之人臣功盛豈不欲退然為寵利所誘有居之而不自知者此告歸之意也上一句以戒太甲下一句以自戒辯言者言偽而辯也太甲既明人已不可動揺惟疑似之言為可畏也人臣本無功皆人君之功伊尹相湯何敢有功其事太甲以為僅可免罪耳而可以寵利居之乎雖然人君非不知先王之成

法不可亂惟辯言若可喜所以慮其或蔽於所喜人臣非不知成功之不可居惟寵利乃人情之所喜所以慮其或安於所喜亦總言君臣之大體也

增修東萊書説卷九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

宋 時瀾 撰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太甲悔過既力入道既深故伊尹於此篇講究實理以入道之至極者告之前聖後聖入道各有自得之地在堯舜禹謂之執中在伊尹謂之一德在孔子謂之忠恕在子思謂之中庸在孟子謂之仁義皆所以

發明不傳之藴此篇終始言一德一德之名立於伊尹蓋明百聖之所未明大抵聖人之於道各有所受用因其所受用而名其道以詔天下後世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伊尹居君臣之變責塞而歸無嫌無難循天理之正也一德不可以易聞故必待告歸而言太甲悔過克終允德而後可以受是理也然猶不肯輕言未露一

德之名先暗言一德之用又言其反乎一德者聖人見道之切果知其難故言常不易孟子欲論浩然之氣先曰難言也伊尹欲言一德先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此一德之用也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此一德之反也慢神虐民見一德尤為明切以神為可慢則以幽明為有間以民為可虐則以小大為有

殊豈一德哉啓廸有命命者即一德之所在謂有一德之人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自此方明言一德克享天心者謂天之心即一德而湯與伊尹皆有一德上當天心所以克享也非天私我有商私則非一德矣非商求于下民求則非一德

矣吉非福祥恬愉安養之謂也凶非災害拘畏急迫之謂也此二者之應德之一與二三而已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動之一字當看謂更無差忒也德一則天也人也神也周旋泛應無非此一故動則合於理苟二三則周旋泛應之際不能一動則背於理矣所以有吉有凶理之合與背即吉凶也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吉凶無毫釐之差在乎人耳災祥雖降於天在乎德

耳即所謂一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新厥德者滌雪興起之意惟終始皆在一德乃日新

之道也所謂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

其慎惟和惟一

上既言一德之事至是謂非一己所能盡惟左右前

後皆輔成一德之人然後可臣之所以為上者輔君之德也臣之所以為下者為君安撫其民也是君民為一也其難其慎慮小人之廁其間也惟謹擇其不善者去之則吾之純一始見惟和惟一純君子也君臣之間和同無間而展盡一心所以為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德之運用無常師也善則為師善無常主如仁義禮樂若非一也仁義禮樂之用咸歸于一耳所以謂之一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見德之一矣曰不咸於萬姓則非一德此一德之驗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合古今為一體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則通人己為一體萬夫之長諸侯也能統萬夫則推而

上之皆同可以見衆寡之一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

事又見君民之一無自廣以狹人苟以我爲廣以人

爲狹則有彼此而非一矣心既自廣匹夫匹婦必無

以自盡民主亦孰與成功由德之不一而已一德之

理非可以言語牽合用工而實有見者知之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自成湯至于盤庚凡五遷矣民未嘗不從數君亦未聞委曲告諭何哉想其當時風俗尚淳民心尚朴至盤庚之時風俗已不如前矣所以將治亳殷而民咨胥怨不往有居而盤庚之書不得不作也夫生殺予奪一出於君君欲遷都誰敢違命而盤庚委曲告諭若不能彊者見盤庚愛民之至耿邑既被水災復遷于亳之故都與之除害而不從蓋安土重遷知目前之安而不計他日之害小民之常情也

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
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
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
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
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
率籲衆慼籲呼也慼憂也呼與我同憂遷都之事者
使之來而出直言以告之也自我先王以來爰宅于
茲先王祖乙也茲耿也先王非不知水患之圮壞不

肯即遷者重爾民命不忍盡虔劉所以因循就簡此
盤庚殺民之怒天下之怒先有以順之使之心平氣
定然後善言可入若首以正理忤其心則反激之悍
然而作敵尚安能使之信邪盤庚先言爾怒固宜我
先王固嘗宅于此奈今日不能相正以生豈得而不
遷乎柔行巽入徐以正理告之觀此數語若即百姓
胥怨之言為之發洩其本心怨氣已有所宣矣而生
者又人心之所重也乃自其所重以及當遷之事乃

稽于卜亦如我志況我先王有無疆之大歷服恪敬

天命猶不常寧不常厥邑至此凡五遷矣今若不承

于古如先王之當遷則遷是不知天之斷命也斷命

者斷然之命耿有水患乃天意也天以水患圮壞耿

邑是天命斷然爾民之生不在此矣天尚不知畏況

從先王乎又引喻以曉之云我視耿邑若木已枯必

無生理必别有以萌芽培植之乃可再生耳謂得新

邑而都之生之理也天永我命于新邑使我復先王

之大功業底綏四方京師諸夏之根本京師既定則四方自寧也

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斅教也小民無知惟上之從彊家巨室安土重遷簧鼓小民乃至於此故盤庚先自有其位者言之自盤庚斅于民至以常舊服正法度此序書者之辭也使在位者各常其舊服之事不可改變大抵新舊更易

之時姦人往往乘之紊亂法律故必使之正法度愈加整治使若畫一此遷都之大綱目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自常情言之民不樂遷沮事之言惟恐聞之今乃使之無伏者蓋民之怨心不可禁遏必使之發於語言乃可以漸消殺如秦之誹謗者族民不敢言而怨怒之心日長矣況曰箴者盤庚之心豈以民言為悉不足聽乎古人舉事深恐下情壅塞蓋有旨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

王命衆至庭而教之以訓情親而體婉當時民心很戾自以為決不可遷莫能以道降下其心盤庚之言皆不能入故告之以汝當以道黜此傲上從康之心上之人委曲諄複如此民聞其言豈不能聽然退而

顧其妻子思其室廬與夫遷徙之勞終未能從故使之去其初心人心於彼既感則此言難入矣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播告之修未嘗隱匿其旨使民皆得以知其心而動作之間無有不敬又無過逸之言而民用大化言先王之時民所以丕變者不過此三事耳今汝乃聒聒然起信姦險膚淺之言夫胥動浮言者固在廷之臣而盤庚不敢以險膚待公卿大夫但謂今汝所以聒聒然胥動浮言者緣爾信險膚

之人也忠厚之意可見矣

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玆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予弗知乃所訟於我者何謂盤庚自反而求之謂先王圖任舊人我所用非新進也謂先王播告不匿諄諄告諭未嘗隱也謂我有過逸之行則奉承玆事何敢不欽反覆自責非我自荒玆德乃汝含蔽我之德而不惕畏予一人予觀汝之情狀若觀火然可謂明

矣予亦拙謀作乃逸所以至此乃我之拙謀作成汝之罪非盤庚悔其初之不用刑亦非自今以往將以刑加之也正欲感動其心耳如父母之於子訓誨之際謂今日如是乃我縱汝所致恩意為如何盤庚剛明之君操生殺之權乃能勤勤懇懇如此所以為尤難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遷都之事如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農之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大抵綱舉而網隨君如綱臣如網以君臣之勢而論固自當從我也以理而論如農夫不憚耕耨之勞則獲有秋之報汝往新邑則復獲其安理又

可違乎汝之所以懐土重遷不過持傲上從康之心耳汝今當黜去此心而施實德于民言實德者當時公卿動不遷之言以鼓百姓百姓一時固以為德矣然終為水所圮壊其德豈實乎黜乃心以佐遷乃所以施實德於民也又必使汝婚姻朋友之間亦莫不然今汝乃敢大言以為汝祖固有積德不至為水圮壊乃不畏水患将大害虐於遠近之民汝之心與惰農何異憚目前之勞自為苟安不勉彊勤勞以服事

于田畝安有黍稷之望憚於遷徙焉得安寧也汝不能溫和以善語開諭百姓乃動浮言以鼓之此豈百姓之罪它日罰及於汝乃汝自生毒害以災殃其身汝倡不遷之説懷安之民固以為汝德水圮之餘將必以汝為惡是汝先其惡也既先種其惡在民矣又乃奉養其恫恫者痛也譬如癰疽奉養而護之潰則不可救矣後雖欲悔亦將何及觀奉其恫悔何及之言見盤庚恳意之周既歷數其戀土懷安之情至此

乃開其自悔之路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觀時小民尚顧恤人箴悔之言惟恐發言之有失矧我制汝短長之命其言豈悉不足顧乎大抵庸懦之君不能用賞罰而命令不行固也盤庚高明剛果執

賞罰之權誰敢不從乃再三告諭賞罰若無所施此所以為難其曰制乃短長之命亦不得已畧露此機以警之汝為公卿大夫朝夕在廷事有可言曷不告朕而胥動浮言恐汝沈溺百姓不可復出今已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近矣將何以撲滅火至於不可撲滅之時雖欲救之將不可得汝至於不可救藥雖欲不刑亦且不可使汝而被刑亦惟汝衆自取之也非我有咎蓋非我之本心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舉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汝等皆我之舊臣而乃爾乎器則欲新而不欲舊耳重在上一句不在下一句我先王暨汝祖父相與同甘苦勞逸我安敢用非所當罰而罰汝功臣之世選其有勞者

擢而用之雖片善不敢掩我享先王爾祖亦配享之

先王與汝祖父臨之在上汝賞汝罰又豈敢動用非

德欺鬼神而為之此一段抑揚並立賞罰兼用當作

兩節看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

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

一人有佚罰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所以結一篇告諭之意也我告汝遷都之難如射之志於的言皆切當安有妄發繼此乃說遷都之事不可侮老成人不可弱孤有幼蓋道路之間有力者為雄老者少者易於欺陵各長厥居者各統其所屬部位不可紊亂使當東而西當西而東則亂而無統矣勉盡汝力聽予一人之號令而不可違也我不知孰遠而疎孰近而親有罪則罰之至於死有德則彰之而不掩爾善遷都而善惟

汝之功遷都而不善惟予一人有放佚之罰見盤庚自咎而不咎人上兩言法令也下兩言恩意也商君之徒有法令而無恩意盤庚則賞罰並用蓋徒法不能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為政本末備具王者之道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凡爾衆其惟致告蓋盤庚當時所告惟在廷之人在外者容或未知故使之轉相告語使皆知其意自今

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不然罰及爾身不可追悔盤庚本無刑人之意恐人見其勤懇遂以為不能用刑故露此意使知之也盤庚一書前半篇涵養寛大如此後半篇嚴厲森肅如此於言辭反覆抑難之中當知其有德量有恩意有措置其含洪包容者德量也其反覆訓誥者恩意也其規畫纖悉者措置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一　　宋　時瀾　撰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

作者動作之作涉河而去此將遷時也上篇作於未遷之時下篇作於已遷之時未遷則情未動已遷則情已定不至涣散潰亂惟動揺將遷人情皇皇尤不可忽今觀此篇其辭最切葢民在道路冒風雨霜露

逾山川險阻安危存亡所繫正在此時也

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亶者誠意也大告用誠于有衆此篇之作民已離舊都而未至新邑已離舊都則動思土之心未至新邑則未見安寧之樂尤易於涣散怨弛故盤庚於中道使之皆來王庭之上而無敢褻慢王庭既非舊都又非新邑道路中行宫如周禮掌次是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朝廷班爵各有其次公卿列于前大夫士列于後民則又其後也盤庚急於告民乃登進民於前列而告之曰汝當洗心滌慮以聽我言不可怠荒以失我命也上篇如伐死彰善之戒如罰及爾身之戒既已甚明遵之足矣又再命之者以方遷之時民情易於弛懈故整頓振作欲其必遷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古我先王無不順從民欲民亦保我先王而與之相為憂慼君民之情通故凡有所為鮮有不浮于天時者浮如舟之浮于水靡有阻礙言君民一心動作無所齟齬也盤庚自反言先王能如此我乃不能是亦我有未盡者且以開諭百姓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者舊都之不可安居乃天以是虐我商家也我先王不敢懷安視民之便利即遷不若今日之猶豫也何不思念古后時所以如此者乎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者言遷之本意欲奉承汝俾汝同躋于喜樂安康之域汝不察乃謂我有何罪而以遷都之事殃罰于我民視遷徙為殃罰故明諭之曰非也我所以呼爾懷念此新邑者非為已亦惟汝之故而將以大從爾之志爾民不欲

遷而盤庚遷之咈民志矣乃謂之大從爾志者葢民志欲安其所以不欲遷者懷目前之利而不知它日安康之樂盤庚從之乃所以大從其志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時已在道盤庚乃謂姑試同爾遷以觀安定與否深見盤庚之不自用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告諭反覆可謂披心腹亦思之至於困弊矣今汝不憂念我心經畫如此之勞乃皆包藏其心而不宣明故上下之情不通當欽敬其念慮以至誠感動我一人可也不然則自取窮苦鞠窮也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已至中路民尚有遲疑不肯前之意故謂今之遷都正如乘舟當順流而濟若遲疑於中流則將臭腐其所載之物矣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忱者誠信也屬者聯屬也當時之民為告諭所感漸知信矣惟其信盤庚不可不遷之心與安土重遷之心兩者交戰故信盤庚之心不相聯屬故告以汝若不聯屬此信心終當相胥沈溺於水患矣民但見不遷利害至於當遷利害思慮不及沈錮之中自生忿怒何由而平汝於當遷之利害暫加稽考於理有見

其怒自瘳矣汝不能長慮卻顧目前苟安不思它日必被水患勸汝不遷者其實勸爾入於憂患之域也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言遷都機會不可失正在今日後將無及矣汝若不乗今日遂遷將爲水所圮壞屋廬畎畝皆當蕩然安能存生業而在上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當時民心已信而又未能忘安土重遷之念故其心

二而不一盤庚使之一心從上不可自生穢惡以汚臭其身葢遷都則無它若不肯遷是自生穢惡而自作弗靖也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當此之時姦人易以乘民心之不一而生變故謂恐姦人因汝之不肯遷依倚汝身以作姦究倂汝牽引入於迂曲之地矣都之必遷乃我迎迓接續爾之命

于天也盖舊都水壞民命將絶因患之未甚而遷乃所以迓續汝命汝遷新邑即獲生生之道矣予豈因以此威虐汝衆但欲奉承養畜汝爾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兹髙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我先神聖之后自成湯以來撫勞爾先我念及此爲

得不羞養爾所謂羞養者乃用以懷爾也使我政有闕失而又陳久於此先王必降罪戾於我謂我殘虐先王之民矣汝萬民乃不生生者新起之意也不能奮迅澡濯趨事赴功以與君同心共謀遷都之事我先后亦必罪戾加汝謂汝何故不同我幼孫相與遷都先后昭明之德洋洋在上必罰殛汝至于此無道以獲免言先后之靈對越在天昭昭不可掩矣之之辭也生生之意不可不味人情憚遷志意散弛

敎以生生作而起之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前告百姓至此乃告在位故前止言爾先今言祖父者蓋在位之祖父世有功於王室也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乃祖乃父既有功於王室今爾子孫正當共與我畜養百姓而乃扇揺浮言懐姦於心心既有姦

則汝心之物則已戕害矣則者有物有則之則也我先王舊嘗撫綏爾祖父爾祖父必將以義斷恩而棄絶汝矣汝至於死亦不救汝

玆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凡爾在位與我共治政者不可具貨寶而不肯遷民之所以不欲遷者特安土耳世家巨室聚畜財貨根蟠固結恐因遷散失故揺動百姓其本根之病正在

於此故告之汝若具寶玉而不肯遷爾祖父必將告我高后導迪我高后作大刑于汝降大不祥于汝矣上告民之辭略此告羣臣之辭詳葢民止於懷土其罪多在羣臣具貝玉而不肯遷具乃貝玉正在位者根本之病非發其根本之良心何以能治敬畏祖父者人之良心也盤庚提其祖父而言之敬畏之心豈不油然而顧戀財寶之念輕矣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永敬者敬之工夫常相接續也大恤者恤其大而不恤其小也盤庚舉先祖父以告人之敬心已生顧其私而安土之念復動則敬心又散是暫敬而非長久之敬也顧惜財寶恤其小者耳終被水患生業終不可保是不恤其大也爾當開心腹露情實使君臣之心相通若復含隱不宣乃心君臣之情愈相絶遠矣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者當時人心之所

猷念止在不遷之中盡亦分其猷念從當遷者而思之知已而不知人謀慮可謂偏矣各建中道於心合人已而致思可也民受天地之中何待於設如孟子言求其放心心何待於求求生於放也民失其中惡得而不設哉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道路中姦人恐其乘動揺之際生變故嚴其令以告

曉之其有不善不道顛怪逾越不敬上帝之人與暫時於所遇而作姦宄者小則劓大則殄滅之無使遺育移其種類于茲邑以為民害暫遇者謂本非姦宄暫以人之未必知其蹤迹遂為惡者此道路中之所當深防其所以不敢為姦於平日者謂人知其姓名知其居處其迹將不可追至暫遇之時卒然相值過則影滅遂生此心推而言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所以謹其獨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又敎之以生生生生者新新不已振發懈怠廢弛之意也葢正遷之時離其舊而未覩其新民心未有所據依也試同汝遷庶可建爾之家為萬世無窮之計乎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已至新邑乃安民之所居分都邑立宗廟而正其位

夫宗廟重事也何以在奠民居之後蓋盤庚本爲民而遷故至即使民得以就安先民後已之意也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民乍至新邑勞困不勝費撫綏之時也上篇言王命衆悉至于庭中篇言咸造勿褻在王庭此乃云綏爰有衆蓋未遷之時務在通達正遷之時務在敵肅已遷之後務在綏撫各得其當也不可戲狎怠墮各思自勉爲萬世子孫長久無窮之計䟦涉之餘民力已

困民志已墮室廬未輯田畝未叙不自聊賴戲者不
聊賴之態也但戲狎以度日耳如清人之詩髙克陳
其師旅翱翔河上衆散而歸想當時三軍無所用心
但左旋右抽以作戲狎戲即有散之兆矣戲怠之病
未去安能建大命以為長久無窮之計乎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
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未遷之時固當訓告今既遷矣又敷心腹腎腸而歷

告之何也當時胥動浮言之人必謂盤庚正遷之時事變紛亂刑罰有所未暇事定必將明正典刑懐疑而不安可深慮也故盤庚敷心腹腎腸歴以心事告其民謂必不以前日不從之故而加罪爾衆爾無懐疑相與怨怒言上既不念罪則下亦不當蓄怒也破其疑則安矣大抵事未定則隱忍以容之事已定則發洩而治之此後世之政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

邦

昔我先王將以增多前人之功當遷則遷往于山即高處高則無水患矣用降下其凶德自山而下則謂之降所以能成美功於其邦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民無遠慮未見水害而不欲遷猶可今既蕩析離居矣猶憚於遷何也瀕水之民水至則憂水去則忘之

極者止也水所圮壞已無所止其身矣尚不自覺姑欲苟安反謂我何為震動萬民以遷民既出此言豈不自疑述其所言無復它意使之釋然也所以遷者蓋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以治我家亳邑湯之舊都也盤庚非特欲復成湯之故業葢將復成湯之法度紀綱聖人所居風聲氣習尚有可考求之以為治也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我之遷蓋與二三篤敬大臣謀慮欲順承爾民命以長居于新邑篤敬者同心同德之人也定遷之時豈無同心同德之人賛其決然之計乎夫盤庚之遷乃拂衆違民之大者而中篇云以丕從厥志此云恭承民命志者民之良心命者心之正理民之良心正理不過欲安耳民以安土重遷之故自為昏惑雖非從其情乃從其心雖非順其事乃順其理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兹賁

弔至也靈善也宏大也賁亦大也我非固不從汝之謀所以從其謀之至善者爾亦非敢有違於卜筮如卜稽曰其如台天意所在也所以能宏大其大業各者言我及篤敬之人皆然也當時贊盤庚遷都之策者不為無人有篤敬之臣又有至善之謀而上篇中篇一語不及事定而後言之者葢聖人舉大事常以一已任怨方民胥怨之時聖人不欲分怨於下盤庚既不肯分怨於下想同謀之人亦安肯分怨於上也

大抵看書當因其所已言思其所未言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使羣臣各分受治民之責隱者惻隱之謂體君之意以撫懷斯民也邦伯師長即前日在位惑民者盤庚至此無所改易此意尤不可不深思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懋勉簡擇相度其能治民者使之念念在於敬民而不可忽葢民乍至新邑敬民之念稍弛民即有不得

其所者矣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肩任也鞠養也敢果也民未安寧好利之人必橫斂以為害故好貨者決不可任敢恭生生謂果敢恭敬於興起民心者也貌敬者亦有之乃暫時之敬久必忽矣惟出於果然者斯不至於怠忽生生者奮起濯樂事赴功無懈惰廢弛之意也能鞠育斯民為民謀慮而保民之所居此皆盤庚之心如此者則以次

序而敬之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陳也直以朕志之順與否者陳告於爾志之所順者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者也志之所否者好貨者也明示好惡汝當無有不敬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申不肩好貨之訓也故言無總生生者作事赴功曰新之也人之作事赴功為利為名不出兩端不為是

故而自用以治巳事乃自庸也不貪財若易自庸若難盤庚兩言無所輕重何也葢以理觀之本無輕重難易之别無總貨寶不若論到極處非做生生自庸工夫不能為大抵人才靠外做者雖有粗細其實一也都是不見根本總于貨寶是靠外粗底為善好名是靠外細底其實一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既富庶則當教之敎民非自外求因其本然之德而

敷之耳所以在奠厥民居之後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二

宋　時瀾　撰

商書

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高宗舊學于甘盤恭默思道至誠所召必有以開其先矣故形於夢大抵誠則一一則通不誠則二二則隔惟至誠者志為氣之帥見之於夢無非兆朕之先故夢得說

遂信之而不疑使百執事營求諸野而果得之常人
誠不存志為氣之役心志不定所形於夢顛倒錯亂
其敢自信乎其後如武王言朕夢協朕卜皆周禮之
所謂正夢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此為君之常也免喪
之後則發號施令與天下更始當臣民拭目觀化聳
然聽命之時高宗猶且弗言弗言者恭默深思為君

之難不敢易其言也非柔懦闇弱胷中無所主而不能言也中無所主而不言則柔懦闇弱之形已見於外惟中有所主者雖未嘗言其至誠發越自不可掩此高宗之羣臣黙窺於不言之表而有明哲之說也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高宗之不言羣臣果何所見而知其明哲葢高宗雖不言其中之發見者羣臣固得而窺之天下之理惟知與不知耳知則為聖人不知則為常人孟子所謂

先知先覺知則明哲矣明哲之理天下為一當以至公大同為心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作則之意也高宗祕而不言則後覺後知何以取法以此觀之高宗不言之中自有不可掩者維持天下於言語之外而高宗之臣亦明哲之士故見高宗於精微之間也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首出庶物故羣臣承之以為法也高宗不言至於免
喪羣臣皆引領側耳改志易慮以聽號令之新謂王
之言一出而為命其重至矣不言則何從而稟王之
令乎望高宗之言如此之切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兹故弗
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羣臣望高宗之切高宗猶不言方作書道其所以不
言之意而誥曰我以眇然之身臨天下之大常恐不

能自勝自古聖賢皆於恐懼用工恐德弗類入聖作德之門也堯舜二典條目至多其理不外於恐懼常情懈怠弛慢是以流於庸愚而不自知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德至於此所謂類也高宗安得而不恐乎惟高宗深有恐懼之心是以不言不言者真見其難也見其難而圖之恭默以思恭默之時不容言傳恭者敬也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沈潛思慮玩索天

下至理之所在也此作聖用工之實也此心純一不二與天地無間矣是以形之於夢若接上帝受良弼之賚蓋高宗此心去天不遠見天如在目中耳恭黙思道此心如何哉能體此則見上帝矣天既以良弼代言所以不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得良弼於夢乃繪畫其形象遍求于天下使高宗誠心未至其敢以夢自信乎惟至誠求賢之心切精神

交接故兆朕之見非若偶然夫高宗固自信而百執事亦信之而往求不以為誕者高宗信其心羣臣信高宗故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說草野一匹夫耳一旦應高宗之求皤然居相位而不嫌高宗憑一夕之夢即倚說以重任而不疑何也堯非不知舜方且觀其刑于二女而又歷試以諸難之事以堯觀之高宗似失之過畧以高宗觀之堯似

失之過詳此兩事當以孔門二子觀之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顔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顔淵復請問其目曾子以一唯悟道如高宗之以一夢信說顔子以問目求仁如堯之以歷試舉舜二者本無二體夏葛冬裘各宜其時堯之舉舜顔之問目可謂詳審曾子之唯高宗之夢可謂直捷葢舜四岳所舉說高宗自得之顔子問仁曾子則夫子自告之其理不可不深思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信而後諫雖人臣事君之常高宗望説之久一旦得之其渴求傅説教誨之心如何哉如舜命禹曰臣哉鄰哉一朝不可忘也又云朝夕者工夫相接續不可頃刻間斷學而時習之意也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歳大旱用汝作霖雨

三句皆資說之意而一句切於一句金不就礪則其鋒不利矣金無作礪之資其害至於不利而止巨川在前非舟楫其可渡乎巨川無舟楫之資其害亦至於不渡而止大旱既迫羣心屬望以為有秋之獲者惟霖雨之作霖雨不作則苗將槁且無食矣金之不利至川之不渡又至於大旱之不可救高宗望說之意彌切也大抵出於勉彊與發於至誠者固不同也勉彊而為初若有力意解而浸怠故以漸而緩至誠所

發稱其念而用其力得其味而進其工始若淺而終則深馴而致之此聖人自然之工夫也

啓乃心沃朕心

謂傅說當開啓其心以澆濯我之心沃之爲言有沃敎之意想傅說一言高宗神受心領如水之沃熟高宗未言之時羣臣之望之者亦然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大臣之進言始開陳其略中則漸引其君以當道而

後進苦口之言於終進諫之序也不然是未信而諫也高宗慮説守進諫之常未肯盡吐故使之即陳逆耳難聽之言言不逆耳則過不能明猶藥不猛烈則疾不愈也學者為學亦然能容難受之言斯能去難除之病其求諫之心又切於前數語矣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而其自處乃若暗而無所見者譬如跣足之人苟不視地即為物所傷

倚說為目一時不可無也益高宗恐說視已為成德之人高宗雖已成德無說以扶持之則未免有自虧之病其望說又切於前矣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至此又命說汝不可獨盡忠諫而已又當率爾僚屬同心協力以正救其君庶幾使我能率先王能迪高后以安康天下之民其望說又切於前矣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諒恭默思道而夢帝賚予果得之於旁求遂得以伸望諫之誠亦一時會遇之美終云者望説有以成之汝當敬我所以望汝之意則庶乎其有終高宗眷望傅説至篇終總而告之其懇切又如此

説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傅説以匹夫一旦居相位高宗責望如此羣臣必且聳觀以為有奇謀祕計新人耳目之論而高宗益已

用工所欲聞者實論耳從諫之説雖若常談乃實論也然人臣進言貴於濟其君所不及髙宗諄諄納誨之命説復以從諫告之如文帝之朝言恭儉武帝之朝言征伐豈所謂濟其不及乎葢容納君德之至大憂其不足不憂其有餘惟恐髙宗之虛言説必欲挽而至於舜舍已從人禹拜昌言之地如學者受益已有益矣復受人之益而不倦何惡於過哉髙宗根本之善在於納誨既從其本根而告之又借物理以開

悟之使其不忘於根本之地朝夕培養而日厚也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以納誨責之於說說陳反己之理謂吾君切於求諫但患吾君不至聖人之地耳若克至聖人之地雖不命之以諫誰敢不祗順吾君之命以諫諍乎葢主聖則臣必直能為江海何憂百川之不歸此乃充高宗受諫之量使廣大耳高宗本欲責之於臣傅說乃使求之於己學者當以此意觀之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

高宗初得說說初見高宗故上篇所言姑及大略至是總百官巳任相位矣乃進而詳及為君立政之道

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自本原而言之也夫明王奉順天道以立邦國都邑上則有后王君公以統其下下則有公卿大夫師長

以承其上夫豈徒畀人君以安逸之具哉正欲人君不恃一己之尊常憂勤以治民耳後世不知其意徒見后王君公以下無非仰承一人而一人可以安然而無事自逸自豫何所不可則天佑下民立之君師者果安在哉自一人以下以次而至大夫師長相與共任亂民之責此為君之綱目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言治民之綱目也謂高宗欲治民當法天之聰明天

之聰明至公無私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明哲者即天之聰明也一理流通天與聖人本無間高宗之明哲本足以作則若不必憲天也葢明哲之在高宗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引之而深積之而明憲天聰明非自外求不過從其固有者擴而充之耳傅說此言正欲充高宗之明哲使之廣大無窮也高宗當於憲字用工君既憲天則與天一矣為臣者安得不敬順為民者安得不從治端本澄源葢出於一

人之時憲也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憲天聰明之條目也夫言之形於口其初不離毫末或過則羞辱彌滿散布不可收拾原其所自皆出於口故於未發之前當思其可以起羞必罔有逸言言滿天下無口過可也甲胄者備禦之具也備禦嚴而無隙之可投則姦宄不生戎兵不起如人身被甲

胄周覆然後鋒刃不可入故於甲胄當思起戎之患也此出於已者戒其失之在人也章服者賞人之大權也赤舄衮冕所以錫予予而不當悔則無及故必於在笥之時謹其用也征討者罰人之大權也興師動衆加人之境茍不審其罪則彼將有辭惟干戈省厥躬言不可輕用也此戒其在人者不可不察諸已也上二事人加諸我者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諸人者不可不省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王誠戒是信王

之能用其明矣如日月在天無所不照若顯之照而幽之或遺何足為日月之明老氏之談聰明多於虛空言之但云吾心湛然而已聖人之論聰明皆求之於實如口如甲冑衣裳干戈皆事為之粗也天下之理本無精粗粗者不蔽而精者洞然矣知羞知戎於未起之前知衣裳知干戈於在笥省躬之日非聰明之大者乎所謂能用其明也自是推而廣之於數者之外信其無一。之不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國家之興亡治亂繫於羣臣官人爵人之際不可不戒官或及於私昵爵或及於惡德是出於私意也出私意則非憲天聰明矣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則官與爵本天之所有豈人君得而私之哉既不可私則當於賢者能者與之官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能也固宜爵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賢也亦宜官爵既當

賢能則其為憲天聰明也大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者事之理也非明善擇善之謂也作事固欲從善必得時措之宜則善為有用否則雖善何補如貢之法非不善在夏之時則善周用之則非所宜矣故凡舉事當從時以合夫聖人時中之道此憲天聰明之用也善者理也時者機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口與甲冑衣裳與干戈各有以戒之矣官爵當於賢能矣舉動又有得於慮善及時之義矣皆憲天聰明之效也此之善乃天之善此之功乃天之功苟有之矜之則私己之心重非所謂憲天矣烏得而不喪之乎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夫一日二日萬幾若事事物物欲其有備當無心而順行乎事物之理則有該通之道苟欲取辦於一人

之智術則一人智術能幾備左則失右備前則失後矣惟憲天聰明則自然之理順隨事而處事所以有備無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人臣於君尊之如天仰之如神尊卑分定安有敢侮之理用人非其道謂之啟寵招權納寵之門既啟則朝廷之勢不尊其納侮也固宜過不可恥也恥過則非自此作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坦然明白何恥之有苟恥而文之則其過愈多諱之於已是增一過也歸之於人亦增一過也過愈轉而多矣無恥過作非不使過心相續也恥則過與非相續而不已當持敬心以默檢之葢敬則憲天聰明而無間矣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止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父止於慈也謂之居者不出本位於其所當止出之則政事雜而不醇矣葢

出位而為政事乃私意也私則非憲天矣惟政事於其所居而出則無駁雜之病此憲天聰明之效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篤於奉親孝心之至不能自已故典祀豐昵皆持心之厚襯過可以知仁者也高宗之過乃過於厚天下之理不及固不可過厚之事若無害然其實亦不可天秩有禮不可增加豈容過厚傅說所以就其過而正救之在高宗有細微之過在傅說有精微之

論蓋天之聰明乃至公無私之理祭祀之黷私於其親非所謂敬則公理不存而我與天有間矣何則祭者禮所自出祭之黷則反褻而至於煩亂既非憲天聰明豈可以事神也哉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高宗聞傅說之言自知其失心領神受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自不覺而曰旨哉得味之辭也乃言可佩服而行使爾不良其言則我何由有所聞而見於行覬

高宗此言則嗜言而其用力可知矣旨其前而將嗜其後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聞諫心領神受正傅說正君定國之時襟量淺狹者必將自喜其言之售欣豔稱賛不知手舞足蹈謂堯舜之君不過如此君樂於稱賛亦謂天下事若此足矣說非特不稱賛之方且謂知之為易行之為

難君不可以為既已知之能事畢矣尚有無窮之工夫其氣甚平其言甚徐王果能信行不以為難則方信王能合成湯之德期以至難之地待高宗豈淺淺哉至此而說不言乃說之過今之不行則過在王矣責望至此高宗豈可以旨說之言而遽止邪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錄監生臣沈希曾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三

宋 時瀾 撰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

此篇傳說告高宗以聖學之工夫也高宗恭默思道夢賚審象及得傅說爰立作相朝夕納誨望其成就之意切矣說之所以告高宗者有次第首篇告之以

從諫緫百官之後告以治道大體自明王奉若天道以下各有條目髙宗嘆其言曰㫖哉葢得其味以為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矣㫖哉有適饜之意説見髙宗領畧之易恐其行之不力故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然後髙宗歎然若有所失知㫖哉之外又有無窮之理在踐履之中將講學以求之乃以腹心之言告説云我舊甞學于甘盤學未及終一旦舍之而遯循其蹤跡而求之至野而問已入于河至河而問已往

于毫蹤迹泯滅終不復顯求甘盤之切為學之心可知矣趨向定於甘盤乃小成也承續之工以至於大成者可不頼傅説之訓于朕志乎大抵人之為學未知味之時而失其師視之若輕既知味之後而失其師則如中流之失楫方飢而奪之食方渴而奪之飲高宗之望於傅説所以甚急也自甘盤言之何為於高宗之學未成而棄去此甘盤之所以為深挽高宗於有成也使甘盤常在左右則高宗之心有所倚不

復有進步之機惟翻然引去高宗皇皇則其進步乃有過人數十等者故周公留召公獨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不曰傅説者葢發源開端皆甘盤也

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高宗求説之訓又設譬以開諭之醴之未成米水而已必得麴糵而後爲醴羮之未和牲牢而已必得鹽梅而後爲羮人之一身百理備具親近善人則氣質日趨於善茍無人以成就之不過天地間一物耳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學問之道相需而成有高宗之質而無傅說之敎固不可有傅說之言而無高宗之聽亦不可如師弟子之間師有成就學者之心學者有承受敎誨之質故謂之交修言敎者與學者互相發明誠意相接也高宗謂我期汝以交修之道汝不可以我弗類之故而弃我爾之訓予惟克行也高宗之意蓋舉說前言王忱不艱惟說不言有厥咎之意以感發之說前日恐

高宗不能行爾今高宗謂我能行爾訓汝而不言則汝之咎也交修亦有交偏之意使說左右前後輔翼之義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始也傅說恐高宗領略之易而行之不力高宗既已經歷欲下無窮之工夫傅說於是以聖學無窮之理告之夫人君之求多聞非徒以助言辭為觀美而已

立天下之大經彌綸天下之大化而至於賛天地之化育所謂建事也則學問本為實用時惟者決然之理也學之於古人之訓乃有所獲有獲者求其實而可用者也人之自恃而不知學古者必謂前言往行古人陳迹耳以兩端推之性理之論古人言之精微而非淺近之說學性理者舍古訓則無所得政事之論古人言之明備而非迂濶之辭學政事者舍古訓則無所得事不師古欲求長世非說之所聞也葢學

問之淵源不可臆說其辭之嚴深見古之不可不學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敷陳為學之本末源流也遜志者為學之初必先虛心下氣方可以受天下之善志不遜則與為學之工夫相背矣自古聖賢為學無不自遜志而入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即遜志之形容也學者居父兄之側心必虛氣必下灑掃應對之間無一毫傲慢之心徐

行後長謂之弟所以去道甚近故為學當辨其心之升降此心一升則必髙傲必滿假而其心已實矣自其心之升則去桀紂之路為不逺此心一降則必卑遜必退抑而此心始虛矣自其心之降則去堯舜之路為不逺然所謂降心者非放下之謂謙沖和易學者用力則自見矣既能遜志又必孜孜不怠以充養而擴大之時敏之務者乃學而時習之之意人之為學自朝至夕出入起居夢覺動静無非天命之流行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苟一時不修則天命不流行矣私心間斷安能時敏哉既遜志又時敏已之所修日進日益如井之泉愈汲愈來循至日日新又日新之地理之自然來者源源自生之意也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志時敏知此理者多持此念者少信能念此如念茲在茲則知所用力然後道聚於其身學者讀聖賢之書聞師友之教豈不欲從事惟不能篤行所以乍

出入作信疑苟信之篤無一毫偽心則所謂允懷也而道積於其躬矣夫道固有之理也非自外來本未嘗散何以謂之積況是理浩蕩無窮無極非可以一二而積也是心長存無有間斷則道自然參會貫通聚而不散耳行之不著習之不察則道自道我自我視道遠而非近散而非積行著習察則人能弘道我所自有者日積一日矣故今日見其淺它日見其深今日見其晦它日見其明非道有淺深晦明之間造

道之序也欲識積厥躬之義者當以此意求之

惟斆學半

此交修之義也大抵教人與受教者其功各半師舉一隅學者當以三隅自反師告諸往學者當以來者自悟聖人之教人引而不發上一半固賴提指之助下一半必自用工可也自古聖賢著書垂謨載之方册其教止及於半其工夫之半學者必自加講求之功故離羣索居固有孤陋之害處師友之間朝夕漸

摩亦有倚仗之害葢全倚師友不自用工其害愈大
甘盤所以去之説之言及此亦恐高宗全倚之也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典常也謂當使心長在學内毋使心在學外大抵為
學不可謀利計功當一意向學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斯謂之純茍謂今日所修幾何明日所修幾何
安能至罔覺之地惟一意於學不計德之修而其修
不自覺夫德修罔覺巳幾於大而化之之謂聖矣復

使之監于先王者葢至公無私之理雖聖人不可有
一毫自恃之心也學者所以學是理也先王本不能
違是理則後人其可以違先王乎故曰遵先王之法
而過者未之有也為學之工巳極其至於是時復監
于先王乃始可以無過乎自遜志至罔覺為學之道
本末備具德盛仁熟取之左右逢其原縱橫運用自
我作古可也殊不知始終為學之工夫既深既至造
其成矣苟以先王為不必監則是心之滿前之工夫

悉不足據一身之中無非愆也傅說論學而以監先王終之所以舉其終身之所用力而得之者置於若無之地而學問之道備矣無愆德之至難也舜德可謂盛矣臯陶止曰帝德罔愆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廣求賢人布高宗德意於天下也謂高宗果能用工如上所陳說用能敬承上意求賢以共治葢心既正然後四體可舉

王曰嗚呼説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

高宗能為前此事業則天下共仰其德此高宗之能事也高宗乃謂皆傅説風化之所及我無與焉以此見高宗已得傅説遜志之道矣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有手足方可以成人有良臣方可以成聖高宗頃刻不能忘傅説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

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伊尹在成湯之時居保衡之職興起我先王而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至曰我不能使君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辱莫大焉而一夫不獲其所則引咎歸已以為我之罪兩負君民之責其心至誠廣大遂能輔佐我成湯至於與天無間所謂至誠賛天地之化育也夫伊尹之用心如此爾傅說當明白一心以事

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有商之家方高宗未聞行之惟艱之言見天下之理若盡於此說於是時深恐高宗自止及既聞之乃見天下之理無窮高宗於是時反恐傅說自止而望之以伊尹之事前見傅說告之之深此見高宗求之之切君臣相與於無窮之理交修之至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高宗言我為萬民之主非得賢者何以治天下深知

不可無賢自揆德薄何以致之然我固不足以致賢而賢非后亦不能食蓋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今凡食土之毛而為我之臣者尚有君臣之義我雖德薄無以致汝汝亦繫吾食土之賢者若尚思君臣之義思食土之毛之意庶幾皆來輔我言君臣相須之意愈切矣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高宗用力如此及成湯而安民有餘矣而高宗兢兢

然惟恐未能又以望之傅說此其不能自已期說以
交修之義卒相與而至於無終窮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既已進德尚發交修無窮之說其造理極矣傅
說於此無復可言者但曰對揚天子之休命而已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
肜日高宗之訓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災異有二天必待君之過形見暴露然後出災異以警懼之此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絶不通飛潛動植皆失其宜如是者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至誠與天地合為一體情性之差少有過失災異立應如是者災異之應常速高宗祭成湯而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以高宗之為君豈其有異益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精神與天地相通久矣又繼之以憲天之功德與

天合故於祭祀之間畧有過厚飛雉隨而應之此雖高宗近厚之過過於厚亦過也傅說中篇言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已知高宗之偏在此旨哉惟艱領畧警省之次第深矣而此心終難除於肜祭之間復有過厚之意人之氣質偏於厚處最為難變乃知行之果惟艱也肜祭者祭之明日又祭在殷曰肜在周曰繹所以祭之明日又祭者古人祭祀誠意純一雖祭罷之後誠意猶不散故於明日又

祭又以祭祀養我之誠意如采蘩詩言僮僮祁祁祭祀時誠意固如此至於歸時又且舒徐和緩正此之謂若常人作作作輟何足對越天地哉

祖巳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巳欲諫故先言古先格王或遇災異不敢它求止於一身之中正其所行之事所謂乃訓于王者葢祖巳先大綱自說古先格王遇災異省厥躬之意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

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義理也謂天監視下民其所主自有常理至公而無私厚薄高下善惡皆合其宜即常理也理無偏全氣有厚薄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安有一人之不同此理者大哉乾元品物流形無非純粹至善之端初無所謂夭也而受其氣者有不同故或永或不永非天

天之也民於中間自絶其天命耳民有不若德者是不受命也所謂不受命戕賊其情者也及天以罪戾降于其身又不能順而安之小人窮斯濫也不知天既孚命正厥德矣既字最當看言民雖不聽罪天既有定命無毫釐之差矣乃曰其如我何祖已言之而復嘆乃指高宗而告之曰王所主者止有敬民君職所主在於此耳司字下得有力司者存之謂也天下之民無非天之㣧嗣不可有一毫私心間之於其中

而分其疎遠天下之理所以立天下之宜人君順其理稱其宜於大公之中司民之際知天胤之均一典祀而可以豐於昵乎茍有所豐則此心私矣此篇為雊雉而作進戒之言不及災異獨指大公之道以示之葢高宗天資聰明非如昏昧之君必於其過而提之大公之道既明高宗已省知其胷中有不合理者矣此古人之善正君者後人謂祖已諷諫不敢直言不知高宗乃從諫之君而祖已與高宗皆已嘗用力

者也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周人乗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紂在上為惡日增文王在下修德日盛殷之所以咎周也黎之地近王畿而輔紂為惡者武王不得已而戡之祖伊紂之賢臣見黎之地既為周勝恐懼奔走而告于受奔告

有倉皇之意當時上下化紂之惡莫知危亡之至惟祖伊於醉中獨醒恐懼而告西伯非文王乃武王也周國於西是為西伯史記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孔子序書言始字最有意言始者見周人前此之無心也始咎周者見商之咎人而不自反也天下之理不兩大周日盛商日危文王雖三分天下有其二然天命未絶周無伐商之心今天命已絶周人不容不乘黎

商人始知周必伐商是以始咎周以此見周於未乗黎之前文王武王事君之心如此可見周之至徳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

天子者驚懼之情呼君而告之也天既訖絶我殷家之命殷之賢臣自言天命之已訖則周之受命決矣格人與元龜皆罔敢知吉商之格人非獨祖伊微子

之徒皆是也自古觀興衰皆參之以卜格人與元龜並言者乃有道之士至誠如神如元龜之先知也成湯德澤在人神靈在天於後人未嘗無相助之心惟紂驕淫荒戲用以自絶其天命自云者天無心周亦無心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今我民兄弟妻子離散無一飯之安其情之揺可知矣又天性迷亂不自虞度不遵上之典法民至於此

莫知有君也雖然民之棄商耳何以知天之棄商民棄之即天棄之也天亦何心於棄商故天棄我曰故者天實有所因矣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摰今王其如台

祖伊言之至此有恐傷窘窮之態時日曷喪之謂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之言切矣紂反自嘆息我生豈不有命在天天

命方歸之時聖人猶曰命靡常而不敢有也天命已訖之後紂乃曰有命在天乎此興亡之道也亡國之君禍患已至目前猶不自悟西伯既戡黎紂方謂我生不有命在天真不知命者也此言之出其沈湎之甚可知矣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祖伊奔告猶冀其可以急救也紂之緩如此反而嘆曰乃罪多參在上言不可掩也乃何以能責命于天

大抵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為可耳大人與天地合其德然後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子溫良恭儉讓然後敢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夫大人與孔子之責命於天其德蓋與天相似今紂罪參於上乃敢責命何不思之甚邪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商之亡在即矣指紂朝夕所為之功而言之無非喪

亡之事業也人共起而誅戮爾邪矣祖伊言之至此雖痛哭何可已也商家覆亡指日可待固非祖伊之言所能救然當時賢人如王子微子箕子膠鬲可以輔相又賢聖之君六七作其基業日深矣紂於此有能輔而之善則前日不敢知吉之格人今將以吉而許前日不相之先王今將陰隲而默佑前日棄我之天今將昭監而眷顧周德雖盛以服事殷又何求也一篇大意當於商始咎周求之如孔子序書言始咎

二字固所以形容周之盛德不得不如此若商臣於周所謂不共戴天之讎何祖伊之辭無一言及於文武謂祖伊方責之君不可以責人而反曰之際亦無咎周之辭何也周將勝商而商人無咎周之言周之至德與所以由乎大公之理者可想而知也

增修東萊書説卷十三